

面对天堂的呼唤

丹 增

刘建华同志的散文结集出版，邀我作序。

他的文章是描绘香格里拉天堂的。但他的描绘和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并不一样。在希尔顿的笔下，香格里拉是一块能够让人逃脱时间的魔手而永葆青春美丽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天堂无论如何美丽神奇，都只是虚构中的天堂，并不能逃离时间的控制。刘建华用他流畅诗意、华丽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香格里拉天堂般的神奇和美丽，也以忠实质朴的态度为我们刻画出了香格里拉天堂在人间存在的坚硬和脆弱。这是“诗家”和“史家”相结合的笔调。“诗家”的激情和意兴用以描绘丹青难以点染的天堂的美丽，“史家”的忠实和冷静用以剖析这种美丽在人间存在的坚硬和脆弱。正是这种“诗家”和“史家”相结合的笔调，不能不让人跟随他的文字产生强烈的感叹和呼唤。

今天的香格里拉是一个藏传佛教文化、纳西东巴文化、汉文化、外来基督教文化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人类文化共生共荣的天堂。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天堂的含义是具体的，不言而喻的。雪山是神灵居住之山，江水是天堂流淌之水，大地是人和神灵共同栖居的大地，大地和大地上生长的事物，都有不言而喻的尊严，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行为，都应该遵守人类应该遵守的界限。

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随着人类自己的日益强大，传说中曾经创造了大地的诸神和上帝似乎已经死亡，人类似乎成了大地完全的主人。

在全球化的进程迅猛进展的今天，大地上的一切秘密似乎更加无可循迹，一切都可以被收进卫星的“天眼”，一切都可以被自己创造的工具和方法“定位”。对于大地，人类似乎越来越有把握将其摆弄于股掌之中。但同时，当人类觉得已经更加有效地把握了大地的同时，人类与大地的关系却越来越疏离，人的存在也越来越虚幻。当人居住的地方越来越高的时候，一种“高处不胜寒”的不安和惶惑也随之产生了。那是一种来自远离大地母亲而产生的不安和惶惑。这种时候，人类更加需要一种来自远古的呼唤，一种来自亲近大地母亲、亲近古老神灵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格里拉热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神灵的存在，在当地人心目中依旧不言而喻，这在当今天然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意义。

刘建华是一位敏锐的作家，从他的文字里，我感知到了一位作家的责任和良知。刘建华同志曾经在迪庆州工作过数年，其间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香格里拉大地和这块大地上生活着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作为一位作家的同时，他更是一位人民的公仆，除了拥有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之外，他还具有一种符合自己职业习惯的思维方式——解决具体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面对香格里拉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他在歌颂和叹惜之余，不忘冷静地思考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式，努力寻找发展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中，许多思考和见地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尤其难得和可贵的。

刘建华是一位严肃勤奋的作家，多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祝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刘建华和他的小说创作

——序《归去来兮》

张永权

刘建华的小说集《归去来兮》出版了。

我作为一名文学刊物的编辑，过去曾断断续续读到过他的一些作品，也曾编发过他的小说，并在很早之前，粉碎“四人帮”后云南省文联举办的第一次文学创作笔会上认识了他。其人其作品，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听说他走上了领导岗位，在他任文山州广南县委副书记时，我到文山出差，再一次和他相见。他虽为一县之长，却没有一点官架子，热情之中，溢出为人的诚恳。此后虽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但从文山的朋友中得知，他已历经几次工作变动，当过砚山县长、县委书记，后又由一名七品县官升任文山州的常务副州长，颇得百姓的口碑。他虽为不大不小的一名官员，“官务缠身”，文学创作仍未荒废，我经常在一些文艺刊物上，读到他的小说作品，对许多现实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在艺术上也有许多新的探索。我为能在祖国的西南边疆，出现一名为官的作家而高兴。看来，为官的刘建华，不仅“官运”不错，“文运”也红火。我想，这一切，都是和他的为人紧密相关的。他为人正直、善良、诚恳，心中装着国家大事，又装着老百姓的日常家事，为官就会清正勤勉，为文就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为人为官为文，才得以如此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这次，刘建华的小说集《归去来兮》出版，嘱我写点序言之类的文字，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出了一道难题。一是我因编务缠身，加上文学刊物难办，在商品大潮中，不仅好作品难寻，还要花很多精力为刊物找钱、拉赞助，才

能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转，要写点东西，实在找不到空闲时间。二是我虽为文学刊物编辑，对今天的小说创作，还未入门，更有一个“扫除文盲”的任务。小说发展到文艺“多元化”的今天，形势和技巧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作为落伍者，若对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发表意见，难免带有不合时宜的偏见，甚至成为误导，贻误文学青年。但经友人反复开导，我想这也是一个学习机会，不仅可以读读刘建华的大部分作品，而且也可以读读其他相关的文章，便应允下来。

忙里偷闲，借今年春节长假，把刘建华的《归去来兮》仔细读了一遍。我边读边思考，读完后，昏花的老眼中，便幻起建华作品中的许多平凡人物，脑海里盛满了他小说中带有边地色彩的传奇故事，一种迷人的、感人的、挥之不去的小说境界，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个小说的门外者，便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立即铺开纸，写下我的一些读后感。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文学总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有的直接一些，有的间接曲折些罢了。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上，比之于诗歌等文学形式，有着自己的长处。特别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小说家，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读刘建华的小说，我仿佛经历了边疆农村的20年巨变。刘建华把他的笔触，深入到西南边疆的壮乡苗寨和与之相依的边地小城镇，为我们塑造了这个时代边地农村各类典型人物。我随着他笔下这些人物的经历、命运，经历了农村20年来的变迁，我在他笔下性格各异的人物身上，感受到这个时代给边地农民带来的精神变化。可以说，刘建华的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一扇边疆农村变化的时代窗口。从这个窗口，我们不仅窥见一些人物的喜怒哀乐，也看到了近20年来，西南边地壮乡苗寨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代轨迹。

边地农村的时代巨变，作家并非照相似的或镜子似的反映，而是通过小说化了的情节、人物，“典型化”了的小说环境来反映的。我读这些作品，往往在艺术的感受中，感觉到了时代潮流的冲击。我特别喜欢作者塑造出的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例如《宝地》中的韦寿老汉，一个精于算计而又因缺乏科学知识差点栽倒在他的开矿致富梦里的老农形象，在作家营造的典型环境中，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穷怕了的边地农民韦寿老汉，一背篓矿

带来的惊喜，便算计着快富、急富、大富的发财梦，于是他把给茶叶买肥的钱投到开矿发财的得意算盘上。谁知宝地的矿只是鸡窝矿，没有任何开采价值。正当绝望之时，还是上过高中的儿子救他出了水火。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要把党的富民政策真正化为农村的致富之路，不仅要用好政策，还要让农民学科学、用科学，走出愚昧的怪圈。作品深刻的思想和人物鲜活的性格相结合，也就使其思想色彩更具艺术魅力了。这篇作品不仅人物鲜活生动，而且结构紧凑、矛盾集中，人物语言性格化，有很强的可读性。特别是韦寿老倌绝望时的内心独白，非常符合典型人物的身份：“……瞪着这剥完矿的白石头，悔恨得只想把自己的脑袋揪下来，扔到河里喂王八！韦寿啊韦寿，你从来不干没根底的事，到头来让亮石头戳瞎了眼，让钱票子搅烂了心！现在买大锤来敲屁吃，买钢钎来凿卵！”这样的语言，对于韦寿这样的老农民来说，不仅准确到位、鲜明生动，而且有助于刻画他的性格，使之入木三分。《宝地》从短篇小说的各方面来要求，都是一篇成功之作，就是把它放在小说的汪洋大海之中，也不会被淹没。《归去来兮》中的其他作品，像《老子·儿子》《送粮三十里》《小寨三部曲》等，文字虽精短，但内蕴却丰厚。建华的小说把鲁迅小说白描、画“眼镜”的技法，用得很活，常常在寥寥数语中，便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鲜活的人物，且让人反复回味。如《老子·儿子》中老鼠目寸光和守财奴的形象，在他藏钱的细节中便跃然纸上。《送粮三十里》中那个少妇的美和善良本分的性格以及丈夫的令人痛惜的老实，在作者的笔下，显得十分突出，给读者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还有《买肉》中“一把刀”李六爷阴沉着脸的外表和善良火热的内心，都有一种震撼人的艺术力量。

也许是刘建华多年为官的缘故，对官场生活较为熟悉，在他的小说中，还塑造了不少基层干部形象。无论是《老县长·石板路》《街角有个理发店》，还是近作《艰涩的口香糖》等作品，为我们塑造的老干部、年轻干部形象，不仅血肉丰满、生活气息浓郁，而且显示了党的干部的生机与活力，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时代主潮，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今天，当老百姓对某些干部的腐败深恶痛绝之时，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清正廉明，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带领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去开拓、奋进的清官。

刘建华在作品中较多地塑造了这类干部的形象，无疑是给时代的主旋律增添了希望的亮点。如果说《老县长·石板路》里的农光雄体现了老一代干部光彩的人生轨迹的话，那么《艰涩的口香糖》中的祁云，则反映了党的新一代干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的成长。前者为今天的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从他们身上显示出的作风、传统，是今天干部的宝贵财富。而后者敢于在时代大潮中开拓奋进，为老百姓谋利益，哪怕坎坷曲折，仍无怨无悔，让人看到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大有希望。如果说《老县长·石板路》《街角有个理发店》中干部的形象，大多是通过其他形象来折射其光彩的话，那么，《艰涩的口香糖》则把主人公放在各种矛盾的中心，在矛盾冲突中，在典型的事件中来立体地、多侧面地写人物的命运，写人物的性格。无论是作品的思想深度，还是人物性格的丰满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前者。从这个创作发展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刘建华小说创作艺术探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表现。

刘建华创作的这种变化，还反映在其他的作品中，诸如《归去来兮》《思念》等。这些作品的艺术形式、故事情节，像寓言一样，借助动物，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如环境保护、人情世故等，这些作品文外留给读者的艺术天地，较他的前期作品更为空灵，有的作品还借助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反映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这些探索，对于“官务”缠身的刘建华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当过编辑的人，对作品都有一个爱挑剔的毛病。我亦如此，对刘建华的小说，我们在看到他成就的同时，亦可看到一些美中不足之处，特别是在表现技巧上，除少数作品外，大多显得较单一，有的作品内蕴欠厚实，不少作品给人回避矛盾的感觉，就是像《艰涩的口香糖》这样的作品，对矛盾的解决处理，也显得过于草率。这些，对于一个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来说，也许是有些苛求了。但我认为，要写出具有大气魄、大气势的作品，又不得不认真考虑。艺无止境，我们愿刘建华在为官之余，不断进行艺术探索，创作出更多丰厚的大气之作，献给时代和读者。

2001年春节于昆明

挥毫泼墨忧天下 心境似水写春秋

陈孝宁

深夜挑灯，细细品读辰良先生的《旅者行吟》，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久已平静的心，竟一下子波涛澎湃。

四十多年前，我在昭通当知青，栖身牛圈，夜卧柴床，墙洞暂放油灯，破门难挡风雪，就是一本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在枕畔伴我度过了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我从那些或豪放或婉约的词中，读到了人生的真和美，领悟了人生的沉痛和追求。和诗性心灵的交流，使我从沉沦和迷茫中，看到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

是的，诗在，情不死；情深，诗永存。

一个民族，一个人，只要诗歌的河流不干涸，生命就像荒原上的野草，总会有绿意盎然的时候。

中国，是诗的国度。

中华民族，是诗意栖息于高天厚土之间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

《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是我们祖先的歌哭和呻吟，是我们民族千年不息的心跳和脉动。

沿着诗歌的小径，我们可以走进一个民族灵魂的最深处。因而，诗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人精神高度的一把标尺。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生存环境，使诗意正在慢

慢远去。一方面，诗意的缺乏，使人的心里结壳和茧化，最后的结果是斯文扫地；另一方面，自诩为诗人而诗意全无的作品汗牛充栋，又大大丑化了诗的名声。因而，写诗的人多而真实的诗人少。

诗人，首先是人，是有真情实感，并善于把它艺术地表达出来的人。无情何必生斯世，一伪人品已下乘。做人一假，诗何足论。辰良先生的词之所以打动我，正是因为有真情、有实感、有诗味，集中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深情高韵，发自内心

读其词，知其人。辰良先生作为领导干部，从基层干起，经过多个部门的锻炼，入世颇深，阅人无数，然而赤子之心，书生本色，丝毫未改，在这官场之中是极为难得的。和很多假面诗人比起来，他的词完全是从他朴茂渊深的心灵中，如清泉一般自然流出，毫不雕饰，毫不做作。他写亲情、写友情、写爱情、写对人民群众的寸草春晖之情，写得自然深切，入木三分。

我常想，一个无情的人，枉为人子，愧对亲朋，也不会对事业、对祖国、对人民有真正的爱。“无情未必真豪杰”，作为一个血性男儿，有侠骨还需有柔情。情，是人性、人格的基本要素，也是做人做事的起点。“仁者爱人”是最基本也是最高的道德要求，无情者无义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诗言志，就是要写出人间的大爱和真情。

作者在香格里拉任职时，接到父母的来信：“阳春三月遍地红，有家书，三两封。远山呼唤泪汹涌。倚栏远眺，夜色深浓，思念付苍穹。少小离家别乃翁，儿时恍然昨日梦。母叮父嘱犹在耳，行走如风，端坐如松，正气贯长空。”（《家书——调寄〈青玉案〉》）对父母的思念，不仅仅缘于血浓于水，更在于“母叮父嘱”教育自己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但作者长年在外任职，与家人聚少离多。55岁生日时，作者在昭通寓舍，一人“枯坐至清晨”，写下了“慈母时时念我，老泪滂沱，望天涯几何？阴晴圆缺古今同，跌宕岁月长河。更深月冷，灯前枯坐，心潮起复落。”然而，想到工作，想到身上的重担，“雄鸡破晓，又是霞光闪烁”（《漏液遐思——调寄〈念奴

娇》)),抖擞精神,又开始了繁忙的一天。对家人的爱和对工作的爱融为一体。不说套话,不做假,完全是心中情、本色语。类似的如“此生无憾,只恨得、来日苦短,忘却秋水流年,重拾旧有精彩。春不老。快马再加鞭!只愧高堂二老,忠孝难全。赤字孤帆,千年一叹”。(《心路——调寄〈曲玉管〉》)“想双亲。老已矣,满头霜。山路遥远,魂兮归去,梦兮还乡”。(《思乡——调寄〈诉衷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在金沙江畔,访问电站库区移民,夜宿农家,看到平民百姓的天伦之乐,而引发的思亲之念。骨肉亲情,天然流露;内心世界,坦然向人。毋庸讳言,也毋庸矫饰。正因如此,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形象才跃然纸上。2011年1月,作者在昭通农村调研,“闻妻子坠楼受伤,公务缠身,不得前往照料,独伫立金沙江畔,五味杂陈”,写下了:“金江水茫茫,回眸望,老妻稚子,天各一方。此生聚少离别多,转眼两鬓成霜。细思量,我心独伤。曾经寒舍苦共尝,情未了,劳燕飞两厢。伊有疾,我断肠。”断肠而不能去,缘于担子重、工作忙。下阙笔锋一转:“喜怒哀乐寻常事,辗转千里图报国,苦难辉煌。书生意气冲霄汉,何惧孤旅凄凉。乌蒙情,山水诗章。忧伤痛惜一掬泪,莺啼燕语好时光。再抖擞,梦未央。”(《未了情——调寄〈贺新郎〉》)一介书生,报国忧道,尽忠人民,珍惜自己夕阳晚霞的好时光,为了乌蒙山区的再度辉煌,忍受着孤旅凄凉,强抑下“思千里,情万丈”,(《相约——调寄〈诉衷情〉》)把对妻子的无限痛惜和深情融入“一掬泪”中。这样的诗篇,使人想起范仲淹“祝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千古名句。同样的为国尽忠,只是历史背景不同罢了。作者长期在藏区工作,与藏族同胞和其他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3年7月,作者从迪庆调回昆明,深情地写下了:“雪域初秋,看狼毒新红。有牛羊,逐草动。艳阳驱寒意,藏房火暖胸。转经筒,耳畔几声佛寺钟。来时雨蒙蒙,去时情浓浓。几枯荣,一场梦。千杯青稞酒,十里舞相送。路漫漫,夕阳入伙气如虹。”(《相别——调寄〈千秋岁〉》)2011年,作者重访香格里拉,距第一次进藏区已经十年,抚今追昔,情涌心头:“湖映蓝天秋正黄,天尚早,山已凉。流水着意,何处挽时光?无边思绪随云走,草枯荣,业染霜。藏家重温酥油香,十年期,梦一场。千里单骑,他乡似故乡。一曲‘锅庄’情未了,将进酒,泪满眶。”(《秋叹——

调寄〈江城子〉》)藏房火暖,酥油茶香,如果没有做到忘情,如果没有做到执政为民,怎会有“来时雨蒙蒙,去时情浓浓”,怎会有“十里舞相送”,怎会有“一曲‘锅庄’情未了”,怎会有“将进酒,泪满眶”。2012年中秋之夜,在84岁高龄的岳母刚去世不久,作者就奔赴彝良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群众,“父母来电询之,霎时泪涌”,写下了“聊寄乌蒙酒一杯,情深似海家难回。思念佳音至,月圆好梦随。关山几万重,双亲盼我归。天灾不由人,惆怅西风醉。”(《中秋——调寄〈菩萨蛮〉》)对父母的思念和对受灾群众的大爱相激相荡,交织于心。但是,为了救灾,为了父老乡亲,为了责任和重担,只好舍小家、顾大家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陈词,在至情至性的书写中,流露出的是对受灾群众的挚爱和对亲人的深情。

作者写爱情、写亲情,写得缠绵缱绻,写得刻骨铭心,写得荡气回肠。但在这当中,始终有一条主线,就是把个人的小情,融入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的大情中来写。小情是深海涌起的浪花,大情才是澎湃浩瀚的海洋。官员也有家,官员也有爱,但为了献身的事业,为了肩负的重担,辞别双亲,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尽管亲恩难舍、亲情难忘,尽管“柔肠心缠绵”,但在“忠孝难全”的情况下,仍“春不老,快马再加鞭”(《心路——调寄〈曲玉管〉》)、“夕阳近、如箭时光。虽老矣,热血未冷,豪情唱大江”(《乌蒙遐想——调寄〈绮罗香〉》)、“挥手从兹去,胜境楼外楼”(《受命——调寄〈八声甘州〉》)。个人的儿女情长,从属于对祖国、对事业、对人民的深深挚爱和忠诚。“忧道忧贫”的“书生气”,“披挂伏枥”的老骥心,“家国情意未了”的高远胸怀,“银鬓映晚霞”的豪情壮志,读之让人怦然心动。

二、有感而发,洞见人品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把有感而发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准则。综观《旅者行吟》中收录的一百首词,没有无病呻吟之作,没有溜须拍马之篇,没有喋喋不休的自我吹嘘,更没有为做诗人而硬写诗的拼凑。所有的作品均为作者在不同时期、

不同环境，动于心而发之肺腑的创作，反映了作者的工作和心路历程，有着明显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征。作者一生入藏区、上乌蒙。作为主要领导，辛苦操劳自不必说，难得的是旅者行吟、萍踪寄语，均深扣自己的工作经历，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诗歌关心天下兴亡、关切国计民生的人文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现实诗意，关注热点、焦点，书写真实人生，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领导干部对人间真情的眷念和珍视，对世上疮痍的悲悯情怀，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

2010年年底，作者已五十有三，奉云南省委命调任昭通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随之接任市委书记。前后写了四首诗词：“昨日雪域归，今又乌蒙行。一生颠沛流离，夕阳洒征程。曾经少年意气，写意人生豪情，顾盼满目春。挥鞭马蹄急，仗剑鬼神惊。晨鸡唱，天既晓，梦方醒。天地料峭，寒风舞雪壮我行。胸中热血未冷，何惧山高谷深，高原任驰骋。聊饮一杯酒，肝胆照乾坤。”（《乌蒙行——调寄〈水调歌头〉》）“往昔歌与颂，辉煌如梦，春华秋实谁与共？知是夕阳情未了，烟雨朦胧。孤旅叹匆匆，又见彩虹，壮心未已酒一盅。饮马长江再抖擞，浩气长空。”（《赴任——调寄〈浪淘沙〉》）“满腹百姓忧，一腔热血流。匹夫寸心图报国，何惧跌宕起伏、独行舟。年迈情未休，花红春雨后。饮马长江风光好，只缘魂牵梦萦、恋神州。”（《走马抒怀——调寄〈南歌子〉》）“又是初冬天向寒，老树几声蝉。那堪白云又飞断，情切切、泪蒙遮眼。此去路遥，万水千山，孤旅南飞雁。鹤唳一声冲霄汉，凌云为哪般？更深夜长来日短，只缘是、不负当年。且歌且舞，亦悲亦欢，无愧好河山。”（《揖别——调寄〈一丛花〉》）这些词作，联系自己的工作变动，抒发自己的胸中情感，写得低回慷慨、跌宕起伏。明白“夕阳洒征程”，但为了事业和使命，为了一个地方的发展和前途，依然“挥鞭马蹄急”，为的就是“匹夫寸心图报国”。

2012年春夏昭通遭遇罕见的旱灾，作为政府主要领导，作者在带领全市人民抗旱的同时，写下了：“天边红霞似火烧，稼禾成枯草。满目尘土水无迹，地焦人更焦。东掘井，西救苗，运水几千遭。恨不肋下生双翼，拨云雨潇潇。”（《昭通大旱——调寄〈阮郎归〉》）一个“焦”字，一个“恨”字，写出了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的高尚情怀。又是同年大旱之后的大涝，暴

雨滂沱，作者彻夜未眠，一早就赶赴灾区，写下了：“昨夜雷电敲心鼓，今晨雨如瀑。汪洋一片，孤村有人哭。号令一声既出，万马千军上征途。鏖战水患，救民离灾苦。”（《昭通大涝——调寄〈关河令〉》）一个“敲”字下得极有分量。紧接着昭通彝良又发生5.6级和5.7级地震，作者以市长身份亲赴一线指挥抗震救灾：“愁云低，大地战栗，霎时瓦砾遍地。伤者泪带血，逝者归西，峡谷狼藉！一震接着二震，灾情急、众生饮泣。九月奈何天，悲歌乌蒙大地。奋起。电令急传，动三军，八方汇集。总理奔灾区，灾区舞旌旗，大灾何惧？举国同聚力，捐情谊、浓情意深。血不冷，青山还在，彝良不屈！”（《彝良“9.7地震”——调寄〈风萧吟〉》）灾后还不到一个月，彝良龙海乡山体滑坡，一所小学被埋，18位学生和一位村民遇难，作者“率队救援，悲极赋词”：“小荷露角初向阳，绮丽春光，无限春光，花样年华情未央。忽如大祸从天降，身聚学堂，魂断学堂，肝肠寸断泪满眶。”（《学童殇——调寄〈采桑子〉》）这些词作，不身历其境，不与人民群众有着切肤之痛、血肉之情，恐怕是难以写出来的。

如果说，诗如其人，那么作者的人品、人格、胸襟、抱负已跃然纸上了。清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得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诗是一个人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声音。真正的诗人存活于他的作品中，哪怕历经岁月的风雨，千载之后，仍能触摸到作者心潮的起伏。用生命写的诗，赋诗以生命，通过这100首鲜活、生动的词，使我们更深地了解了作者的风雨人生、血肉人生。

三、意境相融，饶有诗味

当今中国诗坛，写旧体诗词者不少，但真正写出诗味，写出意境，写出文化品格者却不多。加之写诗的多，写词的少，把词写得好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旅者行吟》的作者，从小尝试填词，对古典诗词格律用力颇深并有独到见解，加之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所以他的词语言精练、意境高远、境界宏阔、韵味隽永，写得

十分到家。如早年在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时写的一组词，其中有：“黄金遍野香沁脾，万众挥镰斜阳里。乡村八月秋甚好，风送山歌十里地。你收稻，我扶犁。莫闲田块再一季。休言农事天天苦，南瓜米饭总相宜。”（《秋收——调寄〈鹧鸪天〉》）把当年那种人山人海的生产场面写得有音、有色、有味、有景，历历在目的场面上有着极深的时代气息。与此相同的还有：“曙色天未晓，薄霜风如刀。队长哨音搅残梦，人马挤断桥。人勤春来早，冬去寒正消。粒粒辛苦播田畴，唯愿年成好。”（《春播——调寄〈卜算子〉》）这些已如隔代的知青生活场景，未亲身经历，是不会描绘得如此贴切生动的，可以说是古代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另一个时代版本。场景依稀相似，但“队长哨音搅残梦”一句，把那个时代的特色写活了。2011年7月，云南省政府决定用一年时间完成向家坝电站移民任务，作者担任指挥长，伫立金沙江畔，写下了：“峡谷云初开，江帆远影打鱼船。踏遍青山人未还，却是，大河东照夕阳山。万马战犹酣，截断云雨谱新篇。高峡平湖尽圆梦，诚然，长夜如昼夜换人间。”（《金沙江上——调寄〈南乡子〉》）词中活用前人典故，浑然天成。真正做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到小草坝调研天麻产业时，写下了：“碧水红叶千崖秀，云雾开，风牵袖。满目缤纷花枝瘦。神气爽，鸟惊秋。密林深处藏神草，天上无，世少有。纵横捭阖论天麻，出妙手，写春秋。”（《秋游校草白——调寄〈望江东〉》）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情景交融。看似顺手拈来，实则匠心独具。上下阕之间，起转自然，妙合无痕。景中情、情中景相生相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比沁人心脾，其写景也比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亦谓：“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由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细品集中的诸多篇什，我以为是达到了这般境界的。

旅者行吟，一路风尘一路歌；赤子情怀，百年人生百首词。它是一幅幅画卷，浓缩了作者生命的历程；它像一曲曲天籁，回响着作者心灵的歌吟。其中，景语、情语俱为本色语，长调、短调皆为高格调。真情、实感、诗意熔为一炉，意境、格调、气韵俱臻化境。击节赞赏之余，我由衷希望：旅者无疆，拍马重上征程；行者不辍，热血再写春秋。

2013年12月于宁静庐

痴情无悔丹心照 行云流水点江山

夏天敏

辰良先生会写古体诗词，这是人们未曾料到的，他不仅能写，而且写得晓畅典雅、情真意切，这又是很多人所不及的。

辰良先生以小说、散文行之于市，在文学界，他的小说和散文声名远播，其声名，远远超过他在政界的影响。云南文坛早年岑寂，在全国顶尖级刊物发表的作品寥若晨星，而在那个时候，他的中篇小说《艰涩的口香糖》首发表在《边疆文学》2001年第五期头条，还被文学界公认的权威刊物《小说选刊》2001年第六期选载。2012年6月，《艰涩的口香糖》入选由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选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浮生记——〈小说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故事》，并且以头条位置刊载，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本书选载的是2001年至2010年在《小说选刊》上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凡刊于《小说选刊》的作品，都好中选好、优中挑优。试想，泱泱大国，文脉悠远，薪火不熄，写作者之众，难以计数。就算在今天“文学被边缘化”之后，执着于文学创作的人，仍如过江之鲫。每年全国林林总总以千数而计的刊物，刊载的作品何止万千，能被《小说选刊》选中，没有深刻的思想、精妙的构思、奇特的题材、形象鲜明的人物刻画和娴熟的写作技巧，要被选中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我从未间断过对《小说选刊》和其他几本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的阅读，窃以为《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等几家刊物，可视为文学刊物的标高。这些刊物，不讲关系，不论地位，唯质量是取，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这几家刊物保持了崇高的地位和一致公认的水平。

多年前读过辰良的《艰涩的口香糖》，我根本没有想到过他是官员，因为从小说本身来看，这是一篇题旨深刻、思想敏锐、技法娴熟的作品。我以为云南文坛代不乏人，虽然能在全国刊物发表作品的人不多，但毕竟文脉悠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也曾在全国文坛辉煌过，冯牧、白桦、彭荆风等老一代作家馨香犹在，产生出优秀作品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及至辰良来昭通任职，方知他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作家，不由心中感动，并生出敬佩之心。

文人写作，本是分内之事。以我而言，虽然也曾在文联任职，毕竟写作与工作相去不远，无公务之时，上班读书，写作也属分内之事，无紧急事务相迫，亦无读职之感。辰良从政时间长，且多任重要职务，尤其主政昭通，更是千丝万缕汇于一孔，几百万人的生存发展系于一身，其繁忙可想而知。但令人惊讶的是，几十年繁忙的宦宦生涯，并未泯灭他的文学之梦。他对文学的痴迷执着，可谓出于灵魂而深入骨髓。这种真爱，令我感动，也令一些人汗颜。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无论地位变迁，无论顺利坎坷，无论身置何地，都始终把文学放在心灵中最圣洁的地方，让文学之花绽放出不绝如缕的馨香。

披览历年积稿，辰良从众多诗词稿件中选择部分篇章，准备付梓出版。嘱我披阅提出意见，并为之作序。我心生惶恐，非学院出生，才疏学浅，于国学虽有涉猎但根基浅薄，于古体诗词虽然热爱但研究极少，更无些许诗词面市，要为古体诗词作序，无异于盲人摸象、班门弄斧。但看完送来之稿件，我是真正被感动了，觉得有些话要说。其实要说的话就是一种感觉，非理性的，也非诗词格律声韵平仄方面，而是一种阅读直觉。

诗言志，这是凡写诗词的人都知的道理，但这道理并非人人知道，或者说知道而不能得其精髓。现代人写古体诗词，离开了产生古体诗词的环境和氛围，要写好是何其之难，况且所言之志是什么样的志？有的托物咏怀，缺少真切的心灵感受，没有深入骨髓的痛彻感，所言之志就显得矫揉造作；或卿卿我我，或故弄玄虚，或装模作样，或为赋新词强说愁，更为可憎者是假大空，所言之志一旦沦为假大空，就面目可憎了。辰良是昭通的高层领导，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写诗词，让人难免担忧，会不会写一些看似慷慨激昂、高蹈凌云而没有真切感受的诗词呢？答案是否。他的作品给我们这样一个启

示，即领导也是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有欣喜，有迷茫，有徘徊，有感伤，但更多的是忧伤、彷徨之后的振翅奋起，犹如茫茫海面上的一只苍鹰，孤独、寂寞、伤感、四顾迷茫，但搏击风浪振翅凌空的壮志从未泯灭。

在《行者吟——调寄〈采莲令〉》这阕词中，作者写道：

天苍苍，小道指何方？晓鸡唱、夜来昼往。山间铃响西风瘦，向晚已夕阳。古道凉、人事茫茫，蹄声扰梦，离愁别绪满腔。寒暑有约，漂泊无定叹沧桑。壮行色、天涯孤旅，满目风霜。雁归去、魂梦思故乡。惊回首、落红遍地，晨钟晚唱，心留一缕馨香。

这首长词格调高雅，画面感极强。作者沿袭古体诗词的优良传统，以画面营造心境，以环境衬托心情，情为心造，境由心生。同样的环境，由于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喜怒哀乐能为它涂上不同的色彩。作者写这首词的时间是2007年7月25日，重返曾经供职的香格里拉，恰逢50岁生日，由此浮想联翩，感慨良多。

是的，50岁之于人生，是一个重要的时段。“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既是领导又是作家，心情之复杂是不言而喻的。这当中，既有对时光流逝的叹息，转瞬之间，青春年少激情似火的岁月已经不再，揽镜自照，满头青丝的鬓角生了白发。昔日的书生意气、剑胆琴心趋于平稳；昔日的亲朋好友星驰云散、各奔东西。世事变迁，人海茫茫，往事若梦，难免叫人心生惆怅，于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作者，便有了“天苍苍，小道指何方？晓鸡唱、也来昼往”的感慨。于是，在作者的眼里，明丽的景色就有了忧郁的色调：“山间铃响西风瘦，向晚已夕阳。古道凉、人事茫茫，蹄声扰梦，离愁别绪满腔。”关于人生羁旅、关山阻隔、霜林寒水、大漠荒烟的诗词数不胜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倾诉离愁别恨的。游子在外，经岁累年，对于故乡，对于亲人的思念日胜一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孤寂，“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思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喟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惆怅，“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悲痛，

无不深刻而疼痛地写尽了漂泊在外的游子的无限心思。在《行者吟》这阙词中，我们看到一个长年在外、奔波忙碌的人的内心真实感受。作为一个有志于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官员，他必须服从上级安排，四海为家，随时奔赴新的岗位。他是繁忙的，每天要处理的事不可胜数；他是热闹的，同僚下级、来宾贵客络绎不绝；可他也是孤独的，灯火阑珊，更灯夜静之时，蛩声短鸣，萤火飘零，倚栏凭眺，家乡茫然，思念多时不见的故乡，思念白发苍苍的双亲，思念老妻稚子，思念同窗好友，心内怅然。这正是作者的宝贵之处。一些作品，不写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不写心灵中最微妙的东西，写的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情绪，尤其是有的貌似慷慨激昂，实则阿谀谄媚、迎合时尚。这样的作品，一个字就是“假”！文学作品一旦假了，就令人生厌、传之不广。文学说到底是人学，纵使风云诡谲变幻，纵使世态人情百般，纵使身居高位，人就是人，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在具体的人中都会有真实的呈现。作者在不少的篇什，都有思乡之恋，有思亲之苦，更有孤独寂寞的惆怅心情，但并不妨碍其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形象。相反的，让我觉得这是更真实、更具人性的官员，可亲可敬，可触可摸，真实坦然。

尽管如此，作为领导者，作者并未一直沉浸在忧伤感怀之中，天涯孤独的寂寞心情，这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情绪，作者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没有忘记肩上的担子，更没有忘记少年时期的梦想。作者在青春年少之时，就有服务大众、造福桑梓的宏伟梦想，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传统美德。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王安石、柳宗元、白居易以及一长串灿烂如霞的名字，谁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他们际遇不同，或处高位，或处草野，都不妨碍他们以身许国、报效国家的理想。“位卑未敢忘忧国”“直挂云帆济沧海”，作者“雁归去、魂梦思故乡。惊回首、落红遍地，晨钟晚唱，心留一缕馨香”一反前阙的惆怅情怀，夕阳正好，晚霞灿烂，落红遍地，欣欣然，陶陶然，一派喜悦的心情。

无论是写小说、写散文还是写诗，我以为情皆为第一要义，不能想象缺乏情感的小说、散文和诗词能打动人心，能够流传久远。这样的文学作品，能够扣人心弦、直抵心灵，触动心灵中最为疼痛的地方，让人心灵震颤、泪流满面。古体诗词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和细节，但同样能让人慷慨激昂，热